

同前进

引起众多知名人士关注的一本书

李亚蓉 / 著

- 本来是一个“坏孩子”？
- 女诗人的诱惑
- “东方时空”煽“旧情”
- “抢”郎君
- “要脸”成了一种毛病
- 当我们“经营”理想时

我是你的

Persevering for YOU

你是谁？你在哪？我一直忠实地听命于你……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是你的 / 李亚蓉著. -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3.9

ISBN 7-5080-3239-X

I. 我 II. 李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T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82178 号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 100028)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787 × 1092 1/16 开本 280 千字

2003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03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价: 22.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40年了

我苦苦地

找寻着……

背上了那个行装 扛起那个枪
雄壮的那个队伍浩浩荡荡
同志呀
你要问我们哪里去呀？

我们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劈高山 填大海
锦绣山河铺上那铁路网
今天汗水洒下地
明朝那个鲜花齐开放
同志呀
迈开大步啊朝前走啊

铁道兵战士志在四方

背上了那个行装 扛起了那个枪
雄壮的那个队伍浩浩荡荡
同志呀
你要问我们哪里去？

我们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离别了天山千里雪
但见那东海呀万顷浪
才听塞外牛羊叫
又闻那个江南稻花香
同志呀

迈开大步啊朝前走啊

铁道兵战士志在四方



○ 童年东北大山里的兵企营房



当年，我的爸爸妈妈就是唱着这首气壮山河的理想之歌，把我们全家从繁华的城市迁移到荒凉的大山脚下，用心血和汗水谱写着铁道兵工企的创业史……

○ 童年一直跟随父母“转战南北”，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曾在江西、武汉、甘肃、福建、江苏、内蒙、辽宁、河北等地生活

○ 1987年，进入中央美院雕塑系第二工作室学习，师从于一代雕塑家傅天仇先生，后跟随钱绍武教授研习城市雕塑。雕塑作品入选全国七届美展、赴美作品展、全军美展（总后）等。1988年，创作设计的室外雕塑作品《炉台风采》在河北某企业落成

○ 1993年，受聘于国家统计局《中国信息报》，从事编辑记者工作，2002年创办该报的媒体互动中心，现任中心主任

○ 1995年，由一首西北“信天游”引发，在民间采风时发现了一位“民歌大王”，突发奇想：一定要让这位“民歌大王”成为中国音乐电视的主角。于是，投资10万元拍摄了MTV《庄稼汉》……

○ 1996年，东方时空“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连续6集，播放了《李亚蓉与庄稼汉》的故事。之后，人民日报海外版、中国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国妇女报、文汇报、解放

日报、读者文摘、北京青年报、音乐生活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深圳青年、浙江人民广播电台等上百家报刊媒体对此进行了相关报道

○ 1996年，自费投拍的《庄稼汉》获得中央电视台中国音乐电视大奖赛银奖和特别奖。《庄稼汉》的赏析篇被编入21世纪全国高等教育教材中

○ 1997年以来，连续多年自费到陕北、河北、内蒙等地采访民歌、民间剪纸艺人。发表民间采风笔记《东方红的故乡人》《又见高妈妈》《魂牵梦绕的泪蛋蛋》《黄土地上的毕加索》《一个农民歌王的实话实说》《难忘赵家沟》等……

○ 1997年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迎香港回归文艺晚会上演唱陕北民歌《大拜年》

○ 1999年，与几位教授共同策划了由美籍华人科学家李政道主持参加的《科学与艺术——“咽音”艺术研讨会》

○ 2000年，策划出版了黄河两岸西北乡土歌王演唱的音乐专辑《圪梁梁》

A

- 敬爱的……………2
 - “亲家军团”……………12
 - 本来是一个“坏孩子”？……………14
 - 天天向上！……………22
 - “抢”郎君……………26
 - 女诗人的诱惑……………34
 - 迷失了“工农兵”……………46
-
- 初遇“文化精英”……………52
 - 当“娱记”的日子……………58
 - “要脸”成了一种毛病……………62
 - 甘做“咽音”的传教士……………72
 - “疯狂”的收获……………78
 - “东方时空”煽“旧情”……………102
 - 黄土地日记……………106
 - 瞭不见的四妹子
 - “东方红”悄悄红着
 - 东方毕加索
 - 剪花娘子
 - 当我们“经营”理想时……………139
 - 上法庭做“替罪羊”……………158
 - 谁能告诉我？……………163

C

- “好孩子”们还好吗？……………167
 - 昨天的“女政委”……………170
 - 咋看什么都不顺眼了？……………174
- 新新人类的活法……………187



敬爱的……





“敬爱的…” “敬爱的…” “敬爱的……”

一来到这个世界我就被一片“敬爱的”呼声紧紧包围着……

也许，在我人生启蒙阶段所处的那个时代，给我生命里灌注了太多“敬爱”之类的词语，使它久久地占据了 my 头脑和心灵，充塞在我的梦想和精神中，左右和影响着始终……

四十年了！岁月的风霜始终没有从我的灵魂里抚平这些深刻、厚重、神圣的烙印！也许它与我已经粘连得太紧太紧，也许它早已与我融为一体，也许今天明天后天……已经没有任何东西能让我与它剥离！

它就是生命全部的归属，是“红旗”、是“祖国”、是“温暖”、是“天地”、是“给予了我生命的爸爸妈妈……”



我知道，爸爸冷峻的目光里闪烁着的是什么。

爸爸的目光

你的豪气
洒向了流血的战场
你的英俊
并不属于自己
一片“丹心”
谱写了“最最敬爱的”你
你的精神
已经成为我们的惟一



距今已有二十多年了，我的爸爸在实现他“创建第二个铁道兵工厂”的理想中，突然倒下、离我们而去了，留给我们的仅仅是一份厚重的“光荣”。

“光荣”是什么？今天我已经悟出来了，那就是爸爸用精神铸就的一份“遗产”。这份“精神遗产”滋润过我们，激励过我们，至今仍伴随着我们，当我们享受这份“遗产”的同时，也备受着严酷的“桎梏”。

多少年来不知为什么，我总感到爸爸遗像上那副冷峻而忠诚的目光，始终咄咄逼人地射向我，这目光监视着我的言行，常常让我“胆怯”！

爸爸出生在山东一个很穷的农村。当初他投奔八路军的初衷并不算“光荣”。爸爸三岁那年，我的爷爷被地主讨债逼死了，从此我奶奶带着他四处讨饭吃。后来实在活不下去了，他偷偷跑出来参加了革命，那时候他13岁。

苦大仇深的山东汉子，饥寒交迫投身革命，血雨腥风的战斗洗礼，翻身解放当家作主……这些典型的命运遭际酿成了爸爸对革命坚定不移的信仰和对党的一种感恩、报恩的强烈情感。他一生的追求鲜明、坦荡、执着和无私，文革期间当他被作为“走资派”挨斗时曾吐出这样的硬邦邦的话：“我的一切都是党和毛主席给的，不管吃多少苦，受什么样的委屈都不会在乎……”他还爱说：“身为共产党员就应该为党的需要任劳任怨。”这些今天听来似乎与时代隔膜的话特假特空特虚伪吧？不过我可以对天发誓，这绝不是他的空话！他确实始终坚守着这样的信念，完善着这个信念，直到生命终止！

妈妈是山东烟台市人。她的父亲——我的姥爷在旧社会当过日语翻译，家庭生计肯定该过得去。但军阀混战，天下大乱，妈妈最终也因求生逃出家庭当了兵，部队培养她成为一名军医。她参加过青岛解放之战、淮海战役、抗美援朝……这些值得炫耀的过去是她永远的自豪，没事就爱唠叨那段骄傲的历史：“在朝鲜战场上抢救伤员，急了，俺能背上一个男伤员跑它几百米哪！俺还有边行军边睡觉的本领呢……”让我们为她的昨天倍感激动和骄傲。

也许，艰苦而残酷的战争岁月磨砺了妈妈身上女性的柔美，再造了一位不普通的妈妈？也许，革命的妈妈都一样，为了教育“革命的后代”而必须“残酷”？。我的妈妈在工作岗位上是一位非常尽职尽责、非常热情的好医生，她把那份“如春天般温暖”的“温柔”，无私地奉献给她的病人。小时候，我们常常眼巴巴地看见她在家做好香喷喷的鸡汤面后，满面春风地送到病人宿舍……，爸爸和我们四个孩子很少能获得这般优待。可在家里的妈妈，最大的特点就是爱发脾气和无休止地抱怨。我们很少见到她在爸爸面前表现出温柔贤慧，粗大的嗓门和暴烈的性格“威震四方”。我们兄弟姊妹的童年“尽情享受”了她的棍棒教诲。

母亲的神采

这里只是凝固了一个嘴角的微笑
却是永恒的微笑！
知道吗？
这微笑
好似曾经眼前那碗热乎乎的鸡汤面
我眼巴巴地望着它
……
几十年了
多想与这微笑相依相伴！



1 妈妈抗美援朝时的照片

亲情的烙印……

一直以来，总有一种孤独无助的缺憾和渴求爱抚的企盼潜藏在我的心灵深处。我的成长，我的快乐，我的眼泪，我的希望以及牵连着我的所有需求，像是在奋力填补着这份缺憾和企盼……这是个秘密。

说实在话，所有对“母亲”和“故乡”怀念之类的“小情小调”都没有真正打动过我。因为从出生之日起，心灵里就没有刻下过与父母间浓浓亲情的记忆。做女儿的，知道这样想这样说有违常理、大逆不道，可能还会招致斥责。可这是从心底里涌出的真真切切的感受啊！是的。如果说有情、有爱的话，那多是源于对爸爸妈妈光荣的革命经历和爸爸一生“坦荡磊落、公正无私”的人格魅力的尊敬。这种敬爱之情比天高比海深，是一种力大无比的可以战胜一切艰难困苦的“大情大调”……

那么，“故乡感”就更广阔无边了，可以说：祖国处处是我故乡！

小时候，我们兄弟姐妹一直跟随父母辗转于祖国的四面八方，“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父母就像“革命的播种机”把我们一个个播种到了祖国的大江南北。哥哥生在福建，姐姐生在甘肃，我生在江西，弟弟生在辽宁。之后，我们又随“服从组织安排”的父母不断迁移到一个又一个“革命最需要的地方”。

虽说我的祖籍是山东招远，但至今它的意义只是留存在我记忆里的抽象名词而已。

妈妈说，我出生时只有4斤多，可怜得像一只干瘪的小猫，后来又没完没了地生病。6岁那年，我因营养不良患了急性黄胆型肝炎，恰在这时，爸爸工作又有变动，在妈妈极不情愿的情况下，爸爸强行作主把全家迁到了东北辽阳山区的某军工企业创业。他们抽不出时间照料我，便把我送进了辽阳县的一家医院进行隔离治疗。几天后医院就发出了病危通知书……

黄胆型肝炎使我的头发、眼睛、皮肤全都变成了黄色，病床上的我奄奄一息。那天，我无力地睁开眼睛，发现身边竟没有一个人，只有一片恐惧的白色，空荡荡的……爸爸妈妈！你们在哪儿呀？那一瞬间的情景似乎成了永远，我好怕，好怕呀……

好在我的命大，没有走出人世。幼小的我连话都说不全，但已经有了表示怨恨的本能，妈妈再来医院时，我闭着眼睛愣是三天没理她。

在我的记忆里，爸爸似乎从来就不属于我们。我们的童年从来没有体味过父亲与我们亲昵嬉戏的甜蜜，他就像我们敬畏而又崇拜的家庭精神偶像，时时刻刻在影响着我们。我一直以为世界上的爸爸都是这样的呢……

打我记事起，爸爸一直就是军工企业的政委、厂长、书记。他话不多，但言行举止中透着庄重，坚毅，严肃。即使笑容满面，眼睛里也像是有股“刀子般的寒光”。不记得他抱过我，或抚摸过我的头，也不记得他带我们玩过，只是很认真地听他讲过一些打仗的故事……听他唠叨最多的话就是：“要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别忘了本。”天天听这些，都快把耳朵磨出茧子来了。可是我发现自己很难做到“听话”。为了教育我们不要忘了阶级苦，爸爸经常要求妈妈给我们做“忆苦饭”吃。“忆苦饭”就是用豆腐渣、苦菜、玉米面揉搓在一起做成窝头，特别难吃。我不愿意像哥哥姐姐弟弟那样皱着眉头伸着脖子往下咽，总是想办法溜到外面的一个墙角里把塞了一嘴的“忆苦饭”一点不剩地吐出来，再进去吃一大口，再出来吐了……一次，终于被妈妈发现了，揪着我的小耳朵狠狠打了我一顿……打就打吧！总比“忆苦饭”的滋味好受多了。

哭吧！

只要你把所有的委屈倾出！

打吧！

如果能把你难诉的苦打尽！



↑ 妈妈在南京的医院穿着白大褂，
在病人面前她总是露着慈母般的微笑。

妈妈的心头有一个认定爸爸对她欠账的结。

我们对爸爸妈妈之间许多事情的了解，是从他们之间常常爆发的争吵中知道的。妈妈感到最委屈、最怨恨的是爸爸“脑子里从来就没有这个家”，“太听组织的话”。



在我一岁的时候，爸爸响应组织号召，不顾妈妈的百般恳求和阻拦，毅然将我们全家从城市迁移到东北地区一个叫“小屯”的山沟里。带领着几百号铁道兵战士开始创建新中国的第一批军工企业。爸爸说，他要用生命来报答党和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恩情，谁也别想拦着！。

而我的妈妈也就这样不情愿而又无奈地跟随爸爸开始了“钻山沟”的历史。从此，妈妈的眼泪就

没完没了地流，抱怨也没完没了。“你爸爸心里从来就没有我们”这句话一直伴随我们兄妹长大。我明白，她至今心里也没有彻底原谅爸爸这一点。

过去流传着一句老话：打是疼，骂是爱。也许，那是一代人爱的方式。不知道有多少像我一样的孩子“被打疼”“被骂爱”过……

妈妈的性格特别“刚烈”，一点小事就会惹她大为光火。

忙于工作的爸爸没时间顾家、管我们，妈妈便是家中的权威。管教的方法多是“法西斯”似的，以拳脚棍棒为主，而且绝对是“墨索里尼，总是有理”。不论我们家怎样迁东移西，她的管教方法都会很快在居住区中“闻名”。有位小时候的同学至今还能回忆起：当年我为了拦住你妈对你们的追打，居然也被你妈打了一个大耳光，真够倒霉的……

我在妈妈身边生活了20年，也整整挨打20年。每次挨打，我就气恨恨地盯着她：这哪是革命妈妈？简直就是“黄世仁他娘”。

今天，我似乎已经理解了妈妈，她的内心一定是非常委屈的、压抑的、受伤的、疼痛的……也许她并不知道自己的“痛处”在哪儿，一辈子都可能不知道，只好自己用哭、用闹、用打孩子去发泄、去释放……

妈妈的内心一定是非常矛盾的。一方面她渴望无私的奉献，一方面她又渴望自私地索取。爸爸“大公无私”的品格是那代人最推崇的精神目标，在爸爸面前，

她“自私的渴望”是很难“得逞”的，或者说是一种残酷和无情。在爸爸不可动摇的信念面前，妈妈每一次爆发出的“私欲之火”，都是在与爸爸的争吵及哭闹中宣泄后慢慢被熄灭的……

我觉得，以往的道德阐述，已不能擦干这“光荣”背后的眼泪了。有时候，特别渴望世界上能有一股神圣的力量来化解这些纷乱乱搅拌在一起的疙瘩……

爸爸是三等残废军人，他的大腿、眼睛、胸部都有战争留下的伤残。他一直在部队企业担任政委、厂长、书记，完全可以享受国家规定的很多物质待遇。可他整天吃睡在工地，根本无视自己的身体。人毕竟不是铁打的啊！一次，妈妈看到爸爸盖着大衣躺在工棚里睡着了，外面下着大雪，工棚里下着小雪，她心疼地哭了起来……



刚到东北时，条件十分艰苦，我们住在简易的青石板房里，外面天上下雪，里面墙上打霜，外面零下二十度，里面零上二三度，可爸爸不仅不关心家人所有这类的生活困难，反而给我们家人制订了很多“清规戒律”：不准接受任何特殊待遇，不许妈妈与同事争涨工资的指标，山东老家任何亲属不许借他的名儿走后门……

当兵的哥哥复员回来找工作时，我的“厂长爸爸”竟然“授意”劳资部门安排他到厂区最艰苦、最危险的岗位——下竖井当采矿工。气得我那多才多艺、一副“白面书生”相的哥哥也“五尺男儿”弹出“眼泪”。他想不通：一起复员的几个战友都被厂里安排了很好的工作，怎么轮到他这个厂长的儿子就得去当采矿工呢？爸爸对我这个儿子干嘛这么无情、这么狠心呢？。妈妈朝爸爸哭嚷着：“你这是想要儿子的命呀！”爸爸凛然回问：就你儿子的命是命，别人儿子的命就不是命？

尽管我们从爸爸身上得到的亲情爱抚少得可怜，但我们姊妹几个都非常敬重他，甚至有些崇拜他，佩服他，老老实实听他的话。或许在他身上我们能真实地看到许多被时代赞美和歌颂的东西。革命歌曲里唱的，学校课本里写的，电影里演的那些英雄模范人物身上都能折射出爸爸劳碌的影子……

后来，文革来了，当厂长政委的爸爸自然被打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经得起革命的考验，他又带着全家迁移到了河北某地的荒山秃岭，加入了又一支兵工企业的创业队伍……

永远翻不过去的一页

活着
你总是那么的劳累
走了
却是这般的轻松
也许
爱戴你的人们用泪向你敬献着祝福
祝福！
你终于放下了一切
永远地安息了！

天，突然降下一场大雪，把山脚下那片我们生活了十年的矿区覆盖上厚厚的白色。

1981年1月3日的深夜12点多钟，爸爸如往常一样到矿区工地巡查一遍后回到家里，疲惫不堪的他感到胸闷嗓子疼，就服了一片止疼片躺下睡了。

怎么也没有料到爸爸这一睡就再也没有醒来……。

从未发现心脏有病的爸爸，竟然得心肌梗塞匆匆地离开了人世，连一句话儿也没有给我们留下。

全厂职工惊呆了，那几天厂区内死一般寂静，几乎所有的人都在为爸爸的离去悲哀、痛惜。有几位工人连续几天几夜聚在我们家周围大声地哭喊着：厂长啊，你不该这么早走啊！我们离不开你啊！你是太操劳了累死的呀！……

为爸爸送葬的那天早晨，寒风格外刺骨。全厂三班倒的工人全都自发来到厂部为我爸爸送行。他们自戴白花和黑纱，在白雪皑皑的公路两旁排出一里多长的送行队伍，人群中悲泣声不断，令人撕心裂肺……。

一个叔叔事后回忆起来对我说：你爸走时的场面，有点像十里长街送总理一样的悲壮！



↑ 爸爸去世时悲痛的人们

从那一刻起我看到了爸爸在全厂职工心目中的位置，明白了爸爸他更多的归属于这个“大家”，归属于他忠心耿耿献身的党和国家。相比之下，我们的家庭在他心里已经挤不出位置了。

人群中发出阵阵哭声。那哭声引发的共鸣听起来让人撕心裂肺，只有失去至亲的人才会发出这么悲痛的哭声！

我突然闪电般地理解了爸爸以往的“残酷无情”，他的“无私”代价换来的是什么。这一瞬间的感悟，也许就是爸爸留给我们惟一的精神财富……

脚踏昔日熟悉的小路
再不见你劳累的身影

秋日再次映红这片山
已是记忆中灿烂的花



！爸爸身上覆盖着党旗



一面鲜红的党旗覆盖在爸爸身上，他睡了，从来没有看见过爸爸睡得这么的安详，再也没有人能够吵醒他了……

如果人真是有灵存在，那么爸爸灵的“皈依”一定是圆满的，不管人们理解还是不理解，赞美还是不赞美，他用一生的时间报答了这面党旗，问心无愧，无怨无悔。

20年了，多么久远呀！一个时代一个世纪已经如瞬间一样闪过去了。每每想起早逝的爸爸和如今已经70多岁、仍没完没了爱哭、爱抱怨的妈妈，内心常会被某种说不清、缠绕杂乱的情感深深揪痛……但伴随而来的却又是一中由衷的自豪感，又有谁会知道这自豪感里到底蕴含着多少东西呢……